

散文 随笔

消血的五月 寒川（新加坡） 上

1998年5月中旬印尼排华暴行，惨绝人寰，举世震惊。新加坡诗人，同时也是印尼女婿、印华文坛好友寒川，率先在当年8月3日于台北“世界华文作家大会”上仗义执言，谴责排华暴行，引起与会200多位世界各地作家的热烈响应，联名向联合国控诉……际此五月风暴23年祭，本报特转载此文，以飨读者。

一段30年的空白之后，从1995年到1998年，印华文坛所展现的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。印华作家通过种种渠道，3年来共出版了20多本个人专集或合著，较诸过去30年所出版的总数还要多；印华作家也多次出席国际性或区域性文学会议。正当印华作家正逐步走向世华文坛时，1998年5月间印尼雅加达及其他大城市连续发生的严重暴乱，却再次把印华文坛推入绝境。

情势万分危急

5月6日，我收到棉兰石志民的长途电话，告诉我暴徒经已一连三夜，“迅速的、残酷的，彻底的摧毁棉兰及其附近地区华人的经济！”翌日上午，他把暴乱的情况传真给我，要我转交报章刊载，为“他们这数十万无辜的孤立无援、束手待毙的华人给予人道上、道义上的声援。”他还在信末写道：“情势万分危急！”我当然为文友、为广大无辜华裔的安全而忧心忡忡。在《联合晚报》新闻版任职的朋友仗义相助，他把传真给如实刊载了！当晚，我拨了长途电话到

棉兰，几次都无人接。试着拨电话到雅加达给袁霓（《花梦》短篇小说集的作者）文友，谈起棉兰局势，彼此还天真地认定雅加达乃各国外交使节办事处，谅必安全，不会有事！岂知，一个星期后，雅加达传来了以华裔为主要攻击目标的大暴乱。不只房屋被烧毁，财物受洗劫一空；更严重的是：1200多人丧命，168位华裔妇女被强暴，其中20位甚至被奸杀。许多华裔为了人身安全，只好忍痛抛下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家园和事业，纷纷逃到国外避难。

强暴华裔妇女

5月16日下午，在武吉知马民众俱乐部会议室里，正当一群文友为锡山艺术中心出版的《锡山》革新号欢呼时，家里打来了紧急电话，告诉我两组亲戚，合共20多人逃难到新加坡来了！从亲人口中，才知道暴乱远比报章上的报道来得更可怕、更严重。例如：妇女在亲人面前当街被轮奸，丈夫后来也被活活打死。以后，印尼文友也来电谈及最人神共愤的，莫过于一名9岁的女孩被强暴后，她的阴部被暴徒狠狠的切除，最后死于医院里的悲惨事件；被强暴的女性，甚至包括55岁的老妇。由于印尼政府的推诿、犯罪团体的恐吓，以及受害人难以启齿等因素，被奸污的华裔妇女的确切数字根本无法统计。有人权组织指出，正确的数字应在千人以上。以后数日，家里的电话频频



作响。从印尼打来的，是亲朋戚友询问此地大众传播媒介如何报道印尼大暴乱。原来，当地新闻封锁，他们并不知道局势的发展。我也不时拨电话给印尼文友，借以了解他们的最新状况。

女作家逃难记

在盛传大屠杀即将来临的5月20日清晨，雅加达文友谢梦涵（诗集《三人行》、《沙漠上的绿洲》[16人合集]与《翡翠带上》[30人合集]作者之一）带着三个女儿，身心交瘁地逃难到新加坡来了。她们是在19日清晨，冒险赶往国际机场（白天，通往机场的道路均由暴徒占据），在水泄不通的机场苦等了20个小时之后，好不容易才买到机票，而在凌晨三时飞抵新加坡。在新加坡诗人秦林载来我家之前的那几个小时，母女四人累得睡在机场的沙发椅上。那天，在我家用过早餐后，上午八时多，她的三个女儿倒头一睡，直到晚上八时多方才起身。她们真的是太累了！5月20日下午，袁霓的电话也来了。她和两个女儿买到飞往巴淡岛的机票，再从巴淡岛乘搭渡轮，成功地过来新加坡。她的先生却只能买到飞往马

来西亚吉隆坡的机票，将从吉隆坡乘搭长途巴士南下，会在晚上抵达新加坡，一家团聚。

这是两位雅加达女作家的逃难经过。毋庸置疑，她们在逃难过程中，身心所蒙受的那一种痛苦和折磨，相信是外人所无法体会到的。

即使靠近新加坡，传为“安全”的廖内群岛，住在该处的巴莱诗人北雁（《新荷》、《翡翠带上》合集作者之一），也把妻女送来新加坡！“外传巴淡、巴莱也会暴动，宁可信其有，便也跑出来了！”北雁的妻子秋怡说。另一位文友，《妙谈人生》的作者——泗水的莫名妙，先飞往美国，其后辗转到中国、香港，也在5月27日飞抵新加坡。当晚，在金门会馆的清闲阁里，近20位新加坡文艺写作者，还有来自汶莱的王昭英，默默地感受了印华文友逃难的那一份悲哀！

坐在火山口上

没有逃出国外，滞留在印尼的文友遭遇又是如何呢？有什么感受？雅加达文友，著有诗集《给我微笑》、小说散文集《避雨奇遇记》等作品的立锋来函说：“……弟在班芝兰华人区的摊位也遭火焚，夏梦文友的房子、

财物被暴徒烧掉了，只剩身上一件衣服与家人逃出来，幸人身与证件均安全。许多人神经衰弱，甚至发疯、进医院，悲凄情景，令人惨不忍睹。”南苏拉威西的诗人阿里安（《骄阳下的歌声》14人合集作者之一）则写道：“今年5月发生在印尼好几个城市，针对华裔的大暴乱，是一页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的血泪史。虽然我居住的小镇幸免于难，但从传媒中看到我们华裔族群所受的苦难，我非常悲痛。”茜茜丽亚（《三人行》、《沙漠上的绿洲》、《翡翠带上》等合集作者之一）在电话中也说道：“暴徒太猖狂了，烧毁店屋还不算，甚至强暴、奸杀华裔女性。”作为文艺工作者，同时也是新闻从业员，茜茜丽亚正努力寻找受害者，计划把这些丑恶的滔天罪行公诸于世。泗水的诗人叶竹（《骄阳下的歌声》作者之一）写道：“5月排华事件，令国际震惊；暴徒将华人的商店抢烧一空外，还强奸众多女性，真是兽行！到目前为止，我们仍然心惊胆跳，时不时有示威活动，或传言又再排华，令我们难以度日，日日精神压力加重。（泗水有传单，说八月份要“杀清”华人，您看，我们的心灵如何会安宁？）”棉兰的晓星（《印华短篇小说选》作者之一）近日也写道：“听说棉兰印尼人已定制4000多支长刀，准备再大开杀戒。我们做生意的，每天都被印尼人骂支那、狗，说我们使日